



浮溪文粹卷之六

記

嚴州高風堂記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
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以爵祿必有輕天下之心於是
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
潁陽之高况其他哉士之所以自重如此亦非區區為其
身謀也於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繫焉漢之二祖皆以布
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

避秦之亂入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
為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
之暴不肯辱其身逮光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
能一致而卒不為帝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
園公之徒晚從太子之招畫自安之策正國本於談笑而
史不記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為
得而風節減於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既物色求之而來高
卧不朝帝為親幸其館漠然不應譙三公若奴隸然望印
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
之者尚風節以功名為不足道也大抵園綺之徒學伊尹

子陵學伯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
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猶以為薄
竟不食其粟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
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顧夫庶懦夫有立志子陵世家
富春既歸耕于家後人言其釣處為嚴子陵瀨奉祀千餘
年不衰今釣瀨并臺俱存而富之境析為嚴州紹興七年
吾友重翁今昇為是州暮年政成乃為堂於州治之左曰
從賓客觴詠其上而名之高風以景慕先生之賢且立文
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於其傍而求予文為記今昇可謂
能尚友千古矣今昇清介有守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為人

故余論先生出處大槩以告今昇使併刻之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世稱臯陶以刑重舜其後封於荊云至春秋其國先亡以
為用刑之戒余獨以為不然漢于公褒安郭躬以決獄陰
功遺福子孫卿相封侯累世孰謂臯陶明允為誠而以刑
之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不遽及物若持法
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為然
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子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怙焉卜
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處已禍福議入
之生死哉期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恢竦樂易人也始

吾與之游得溫厚之氣於眉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處處
令輕重訊報爰書不以譏吏平反決讞必以其情諸惟文
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斲廢圃立屋數楹
列美蔭于前為亭對峙而求說於余余以為王制刑者例
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
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蓋古之君子於人無所不用
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為
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禁而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
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用民死以喜
怒行之幾何不挽弓自射乎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

君子毋為捨福取禍必無愧於心然後可以樂此

清風堂記

婺源去州二百餘里皆取道山間攀緣不可舟車之地當四方之窮非人物都會土著之民且十萬寡求而易足多負豪使氣爭為長雄難於彈治故吏之宰婺源者往往畏避隱去如探湯然蒙被惡聲既久而不衰然邑有溪山之秀足以宴樂卒歲無過客使者厨傳之勞足以安逸其人實聰明廉武好義而尚施苟幸而得平有終身不肯違法者故至而悉其風土者亦樂而安之崇寧三年叔孫元功之為政也曾中涇渭甚明既來而得民所以易治之意則

畧除煩苛一鎮之以清靜蓋未朞月而數百年之陋坐失於談笑之間於是昔之吏俗朋黨投隙抵讎為鑿穴首鼠者既已化而為心膂股肱而推理剽軋武斷鄉里為奔蜂乳虎者亦從而為嬰兒處女元功多民之洗濯刮磨果可以與治也乃築燕居之堂而以清風名之余聞而嘆曰天下之物蓋無不可化者然其所以化非深於理者不與焉今夫徜徉於萬物之表而人得之以滌煩解暑者惟清風為然其故至人之所御隱君子之所賞騷入才子大夫之所樂政足樂也如使不善為政者結意於繩墨之端置民於牛羊之地物我俱弊夫乃始結繩而理之政之愈勞而

愈熾而其於治日益遠矣尚能知清風所以滌煩解愠之
理而與民同快適之樂哉惟元功才有餘而不區區俗務
之所營徒以從容無為使斯民灑然以新釋然以喜而元
功亦將鴻漸於此而羽儀於天朝也宜其所得清風為尤
多且吾邑雅多秀民安知無儒者作穆如之頌歌詠吾子
以配斯堂之永久者元功博古靖深君子也觀其命名之
意足以知其為人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補叙詳贖其推獎
厚是以自兄也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疑永州
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州刺史蓋

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
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窮陋之區也而先
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為
之不韋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
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雜榛蕪
薺他詩曰搜奇運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耨溪二三里得
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蔭為治此臺榭曰愚溪而刻八
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鈞鉞潭西小丘小石潭者稽愚
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岩袁家渴音蕪江百家瀨
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為先生杖屨徜徉之

地唯黃巖為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先
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
邪巖所結與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來先生
遺跡如愚谿結罅潭南洞朝陽岩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
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
訪之無有黃谿則為峒僚侵耕登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
指高山寺口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
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蒙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
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
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鍾和雖有之未而至於劉

向楊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

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燕

烟燕公張說固不為無人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

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

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

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

於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

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

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

凡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

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
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
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
志之末庶兇來者有攷焉某月日新安汪藻記

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言則塞于天地之
間夫直之為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
而力行之不為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撓奪雖乘田委吏之
卑亦必盡吾誠克吾職卒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
伏羗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

氣塞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為類出
於偶然不知蚤主素定於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
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
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為於
時其立朝如文魚汲直其憂國如貫誼劉向其守邊如馬
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
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紀也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
為廣德軍司理參軍以抱負獄與太守爭是非數以威怒
臨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反復辨論之語于屏上以云至
字無所容分止一焉驚為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詎如

是乎獄官有亭以公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
覺莘老為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
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亦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
人未知學公得名上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
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
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藻
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世徒以為一時奮取
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析宗元為撫其實
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
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徵夏無且畫

工為無所愧安知後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
為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亦不如剛亦不吐文正
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可有不書紹興九年六
月新安汪藻記

浮溪文粹卷之六

浮溪文粹卷之七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短長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虔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蒸嘗之奉也苟為無以承之祀從而隳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封也而教實行乎天地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

吾說則治不用則亂既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說夕治如初
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
三代之子孫於今為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為終始也
夫子之歿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而祀
之者不為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
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貊戎狄之國莫不知夫子之尊
鎮江有學在州子城東南隅經始於太平興國八年後五
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
衝故學宮壞為壘舍徽猷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
月大成殿復及於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

儒操戈而逐之者也今道宮佛刹圯於戎馬之餘纔幾日
耳已紛然相望於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
夫子息蚩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
之命尸教于此反熟視不為可愧也乃謀費於州人會州
豪及浮圖氏有以其羸來獻者於是鳩材庀工諏日之良
而郡丞韓仲通葛祐之教官鄒全嗣實左右其事數月而
臺殿成屹然起於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稱其室蓬屏攝
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
他州之祠莫及也於是人以程公為賢嗚呼學校之事類
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况出於干戈之後乎春秋一百四十

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宗廟宮室臺榭門殿莫不為其國史
所書而以學校見于六經者魯之預宮鄭之鄉校而已豈
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邪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為
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
至皆可師宜知所本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穎士王禹
以諸生之請來告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為序而詩之詩曰
萬物一氣統于乾元夫子之道與之並尊峙山行川莫地
之厚夫子之尊與之並久惟昔句始于紫微簞簞棄道
學門壯飛坐令此邦祀不闕蕭伊誰新之自我賢收爰徹
灌莽列為飛甍京口之宅曲阿之城絃歌在堂一洗鋒鏑

曲阿之城京口之宅偉哉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
而興左江右山輸秀於此為邦生材以篤王祀

永州玩鷗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為僂人人罕與之
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蘇三
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不知憂
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為亭而愚
溪之口有群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過而問焉者
曰玩鷗之說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乎余曰我與物
同見於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

使吾心有以勝物則平廣之石可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為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於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為而不可玩哉余少迂踈狷介自知於世無一相宜者頗欲全生養性於麋鹿之群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金稽之章則幾微見於言面者多矣故近者聚而尤之遠者趨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群鷗舞而不下之時也吾於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盂夕飲一尊日取古今八

書數卷讀之怠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於胸中頽然不知天地之大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也固宜然俛而喙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情而與吾相從於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之者哉幸鷗無忽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余唯唯紹興丁卯正月新安汪藻記

長興周知愚殖齋記 以新諭學意

余少時喜之壘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芃芃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薿薿然者若成人

之愿而欲進也其三過焉穡之肅肅然者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於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於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立膏之作未嘗食頃舍田而嬉於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於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於壯夫也懼其淫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稿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濟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蓄畬之深淺於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螣之灾吾認認然防之甚於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三勤也常

農之耕其獲半怠也吾力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汪子聞而歎曰善哉吾問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馬山學殖也豈欺余哉長城周如愚闢便坐於其居之旁而求名於余盖有志於學者故余篆其楣曰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之紹興戊午十一月新安汪藻記

鎮江府月觀記

揚州景物壯麗宏偉中間一段學東坡虛臺起然臺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美而國家屏蔽尤重於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駕百川而東之其形勝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為騷人騷客區

區登覽之勢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
考諸圖志始於昔王莽之時繇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
蒼曲檻峯然孤起於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
紹興八年兵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
掃地無復故時季高以精明強敏之才易民觀瞻於談笑
之頃既府寺閭井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皇於游息之
地乃即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歎曰嗚呼壯哉未
之見也前此頽堯圯棟蕪沒於蒼煙灌莽之中雖江山不
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覲今晨霏夕霽晴嵐煥翠復得於几
席之上而風颿浪舶離鴻落鷺畢陳於尊俎之前如客得

歸如蒙得發也季高於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是
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於侍從之事出分
天子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實為襟要其經理規摹必有足
大者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鳴夷子皮之所從
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
太傅之所築堞而居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
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未禽欲吞
之以忠義之氣錐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之所積亦
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
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其

文粹卷七
二
閩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傳
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人籌筆驛以諸葛武侯傳吾知
月觀與季高之名籍籍天下矣姑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
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季
高口可哉紹興八年十一月汪藻記

浮溪文粹卷之七

浮溪文粹卷之八

序

蘇魏公文集序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
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
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
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
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
之際為最詳簡雅而闕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推
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

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
墻殆冠屨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揚文公
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
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宋極盛之時也於是魏國蘇公興于
時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
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
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
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於
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
言於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

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
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
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
已媮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
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魚衛錄書成序之以獻
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
矣公歿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
制若干表章跡誌銘雜說若干使其與觀焉其少誦公文
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
謹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二月十五日具位汪

藻記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六經唯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統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如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替二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

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窅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於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愚况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

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
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
為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美當
令子見吾書余未及授而先生已未幾先生之書盛行於
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
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
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
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紹
興十年七月門人汪藻序

跋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御封
至私第公不啓封未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
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
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以示同列仁祖首肯曰姑置之
妃即追冊温成后也當時於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
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直秘閣亮始錄以示人嗚呼茲
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於談
笑之頃一旦致其主於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悅
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興邦矣自古

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
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
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後世於此可以觀一時君
臣之盛而為萬世法矣紹興十年十一月臣汪藻書

跋東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人為泰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食
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自惠聽命獨先人哀其窮悉
蠲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其冬事
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公萬臣安撫淮南至泰州部
使者皆從公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飢不能自存而汝

必得租為民父母當如是乎泰興令可尚也乃會部使者
郡守食堂上泰興令與焉且使交章薦之某為兒童時記
先人之言如此恨不知龔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
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
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反獲戾焉者有之况交
薦之幸哉公於是能舉直銷諸枉矣紹興二十一年三月
男藻書

浮溪文粹卷之八

浮溪文粹卷之九

碑

信州二堂碑

其甚豐腴詩亦温雅愈讀愈有味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青溪入睦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青溪民阻山為暴吏不時制浸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政府寺略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興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增墾浚湟修戰鬪

具按蹊隧所通者一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
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
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湖東軍張甚項之焚
婺源開化屢以兵徧信知有倫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
之於是繞信境數百里皆為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
嚴與王高二侯勦力締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
常山屯竹巖以扞江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為不可
測者獨柳家都不為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什旗
鼓踵其後賊果虞三成之衆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
寇柳家都營險峙張益敵人為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

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後
營去追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偽統軍以
獻因分其兵為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
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
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臣愈斬虜
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舜舉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
之而以志臨為衢州君與王侯既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
於守城之勞也迺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
請某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機而
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於承平

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幾微慨然以書
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
情見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徂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
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為巽懦譁張爭為完軀保妻子
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
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為區區一時
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為四塞地使猶然吞噬之心
西搖撫南闕建北擾宣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唯
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於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笞其背
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

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為重則君之建立為何如
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於天下
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
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羸既二年
而錘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為政
知所先後而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為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徂于
不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驚奮厥螻蟻敢化王師帝顧在列
孰予往咎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禡于野旋師麥秋因獻
刑得第勲策勞孰固吾圍子其汝褒在列咸啓信為偏城

曰守臣愈實能弭兵唯昔首孽衆為不聞曰此獬者吾疆
懼紛迺理隍壁迺衰選鋒爰走爰集嚴兵待攻賊屢闖境
引師環之一遇塵擊崩奔不支坐以支堞玩其三方隣國
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哉唯女子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
愈拜稽首敢揚王休迺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
雲抄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間於憂虞
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為父師母或去我沾於墊危士曰
君材維試之仇音勑也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載
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為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
私天子之慶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為宗主百穀也霧電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
相民欲也鞭笞犀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為
陰陽戾盈縮也水漸既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舳尾銜屬也
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為顛盛也龜貅萬屯懼擗
腹也神寧惡予倦揮沃也靈呵豈難費升掬也詔息臨祠
奉牲玉也尚驅雲師覘需是也繫邦是圖匪私瀆也

傳

郭永傳筆勳老健有遷固風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望
之如神人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為姦利無所
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或威臨永永不為動則繆為好
言薦之朝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
袖舉牒還之拂衣去擢清河丞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
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富其
飲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
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身府不敢迫縣
有潭出雲雨歲禱水旱為常縣禱未應棄此譁民永杖巫
身暴日雨立霍縣人刻碑記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且盜刺

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迂永械致之府府為并他縣追
還於是府檄及部使者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
復或遂寢而不行客謂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
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他大谷人安其政以為自有令永
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則空邑徒留如永始去調
東平府司錄府事無大小決永更有不能辦者私相靳曰
爾非郭司錄耶除通判鄭州燕山之役以永為其路轉運
判官郭彞師之遣恬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毀之井
堞目折反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曰安中不治且
難制未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無辭也

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日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將軍為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吾邊者必此胡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於是歲大寒城池皆冰虜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德

要檄永與帥杜克漕臣張益謙相犄角永得檄大喜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束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驚河朔已沒州縣皆叛虜來歸虜亦畏之不敢動遠近安然后止何宗澤死克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為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會范瓊為日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虜以十倍之師攻之水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袒擊或勸益謙棄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虜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控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賈帛晝夜縫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虜攻益急停東平濟

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宰相
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
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賊不足畏也眾感
泣質明大霧四塞虜以車發斷碑殘礎雨城中樓櫓皆壞
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梯之
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
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吳懼益謙億率眾迎降虜曰城
破始降何也雜然以永不從為辭虜遣騎召永永正衣冠
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阻降者誰永熟視久之
曰不降者我尚奚問虜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乃自

為夷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永而降之永嗔目唾罵曰無
知大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虜令譯者申諭不
已永戟手怒罵不絕虜諱其言摩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
不速我死我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
加額為之出涕虜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
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也即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永合
者皆相向慟哭虜去相與負其尸瘞之永博通古今得錢
即買書家藏書萬卷因事為文皆可錄而不求人知見古
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揜卷終日而元慕顏魯公為人
喜面折人過退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嗟咨獎成如不及

子友以此嚴憚而歸之杜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堂畫數
策見之他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未數克曰人有志而無
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常大任鮮不顛
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克大慙靖康冬虜再犯京師中外阻
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踊絕仆地家人昇歸不食者
數日聞元帥檄書至始勉強一餐其忠誼蓋天性若夫事
親孝與人忠輕財篤義而於吏治精明皆永餘事其大節
如此他不足為永道也紹興初始贈永中大夫資政殿學
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而

在位皆拘繫章句之徒謂名節為非所急士之精銳銷喪
盡矣一旦為虜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或甘心
污辱之地而不悔永以身徇國至勉其家必死非所謂烈
丈夫而不為世所推移者哉當是時以節死者雖不為無
人若劉韜李若水向子韶霍安國張克戩楊邦乂皆其章
章尤著者也然罵賊不屈無如永者故擬永平生行事著
于篇有以見永立大功名而奮不顧身者有所從來非偶
然發也

書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於大賢君子者有從收器而立
於堂下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甚者或埽門拜塵幸一日
之眴睐切以為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之有臭
其實既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掩者何至為區區乞憐
自苦之態哉然使其屈道伸身邪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
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足補於進退之數如誠屈身伸
道其求之者不勸則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恭則其
與之者不至雖重跡之勞執鞭之辱未害其為好賢慕善
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生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叻唾
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墻益峻門墻益

峻則非素付於左右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弥年絕意當
世釋事權之櫻拂而自遂於逍遙之濱非特一介之賤得
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並游而爭席焉
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詘身伸道者從
焉其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
而溫厚之氣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
而滂澍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
既而款賢士之關聞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
以得交際為榮其慨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慕
以疵賤之身莫能與也廼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

喜幸以為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知天
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滿願見者之志邪然天下之理莫
難於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宜陰
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以牖間半面而終身不
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親疎計哉某
於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任也位之相懸有
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
取閣下之知邪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為不足與夫半
面之頃者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真偽觀其容而識邪正
考其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
能之辭以為贅焉悚息俟命不宣

銘

熊叔雅研銘

禹鑿餘龍瘴嵐安得之虹貫巖斷為泓攜北南毛褚陳其
友三出瓌辭與古參

董天任研銘

圓其中蒼壁擴窅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炎輟為臞仙零
寶唾

浮溪文粹卷之六

浮溪文粹卷之十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敘事詳碑銘尤高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虜索金緡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中安扶督民輸一日虜坐城圍猥謂四人者曰吾國賦羊馬於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四人者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緡何有哉顧誠亡有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

而置其餘程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虜不勝其忿
四人者皆死之建炎初上即位哀其忠降璽書褒歎各進
官七等於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
二人下饒州給塋事遣官護視厚賻其家言者謂未足酌
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隱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
大正父承憲大父溥父翱世業儒為聞家翱以公故贈朝
請大夫公少有軼才未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
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
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公以高第
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為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

詔近臣求人材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
士以親老丐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
年奏立孟子冢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
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為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史時
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
行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燕太子舍人改
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餼受釐必以上嗣
既禮備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
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
驟加獎重後每進說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外郎

無官如故時方臘暴浙石叢搖京師公從容為宰相王黼
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
然不悅曰上且謂黼挾寇柰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
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振老成
忠實必以為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長
詞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載黜知亳州黼
怨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
者論公有黨責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
復集賢殿修撰丁内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
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内禪是為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

趨還舊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尚書吏部侍
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柁如金人
掣兵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
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
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為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
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出聖斷隄度而不暇疇咨
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
輒為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乃聞虜寇河北力請合
諸路兵掎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
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於

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銓綜有蔽滋欲試之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准祖宗故事遇得旨即著為令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也而詔捕亡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決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為然卒如公請除尚書刑部侍郎久之虜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宰相何臬忠所以折虜之語告于

上而邵之舉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群臣失色已而虜求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為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實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為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流積中帥河朔欲覘虜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泊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與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克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為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為知道其

言不過追天之未陰兩網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
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
意也他日淵聖為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健美疏左
右近習之臣而揚戩方與龍德太乙之役懼不得肆因讒
家今馮揚將輔太子章非常太上皇震恐執揚誅之而淵
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
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鞠龍德宮
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織芥之疑不行聞者無不
歎服公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喪積

年不能舉命其子邁一日辨之蓋公之於書無所不觀亦
無所不學屢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
面語見之者把玩無斃爭歲奔為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
餘卷歲于家妻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未名
生公卒之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
嶺原大夫八塋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
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
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
禍於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某少
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莫如某邁以國子司業程

瑤之狀來請謹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洎
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姱節冠切雲而
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稜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
衆憚歿而逭禍兮公踽踽而直前左攬搶而右竄寐兮公
胡猶罹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死生於夜旦紛衆美曾
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
之所歸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滕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間漢魏晉

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琮為國子司業者子孫蟬連繇十

餘世譜牒相傳曰堯臣任衛尉寺丞於公為曾祖曰公綽

任宣德郎於公為祖曰友任朝請大夫於公為皇考以公

貴皆贈東宮師傳官妣祖妣皆封郡夫人公諱康字子濟

應天府宋城人年十六補太學生俊邁絕人諸老生皆屈

輩行與交既冠擢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通州司理叅軍秩

滿陞晉州觀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興元府府學教授首

冠詞學兼茂科入秘書省為正字公以軼材進滯儒館三

年有餘人為公不滿公處之裕如久之遷著作佐郎尚書

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徽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

甚敏蓋有意用公而不為當路所右歲餘裁移禮部又數
年為國子司業連丁內外艱服除而靖康二年金人至京
師時上開元帥府濟州即以檄召公有詞學精瞻明習憲
章之語公至濟州率先羣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乃
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
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尋擢起居舍人權給事
中進起居郎無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公忠
精出於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
言見有未合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顯謨
閣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轉朝奉郎公因言忠厚隆

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
故日者給合交章論列乞換忠厚右列陛下方色難以奉
母后故未即施行其如中外之情未厭願少無省覽以母
違祖宗成憲從之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遥郡刺史
公封還詞頭力陳陛下即位以來凡發詔施令立政造事
必法祖宗彞憲惟能法祖示教能得人心而當天意刑煥
中宮之父也孟忠厚隆祐太后之孫也猶曲從人言易戎
班之秩康義何人乃敢紊彞憲如此義者內侍康履之父
也自古召亂之源不出於外戚之執法則出於內侍之干
政漢唐可鑒登極恩各遷官一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

來未之或改康義乃以御寶批降特旨一官而暗陞五等之秩觀此有異於墨勅斜封之時乎凡爵降旨令行下終不從命人莫不重公有守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軍贖金公言世忠編裨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曠官數等位亞節旄人所以未有言者以方群盜充斥姑責其後効比卒任背叛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恬不知罪致臣僚論奏乃止罰金將何以懲後世忠降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保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公以光世之章前後牴牾閣而未嘗相力主彥文趨以行詞公言給舍繳駁命以次官行下兩者故事也陛下以臣言為是耶

當更下監司覈實次第推賞先及城守官兵而後彥文進職以臣言為非循國家故事可也論列諄諄不已大失宰相意會有布衣試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之諫官李處遜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衆論為之不平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及陛對奏疏乞寅畏天命固安人心其畧曰去歲郊禮前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為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之告使陛下修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臣敢萌不軌天之示象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恩倖歛怨兇陷覆轍姦宄犯順而未即授首陛

下盍察人心所嚮而少留聖意乎今惻怛愛民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以為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為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孰思審度得無一二類臣言者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上稱其知大體遂有意登用擢翰林學士面獎再三卿言甚忠非卿孰為朕言者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天子反正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於東南公力持

不可時在諫省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爭既執政又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真執政之才也孰能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乎諫官袁植請誅黃潛善汪伯彥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即批出罷植諫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家歷祚縣長過於兩漢者此也上大悅李成遣屬官至金陵力求淮南呂頤浩欲從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已命知徐州遷延不赴莫若趣其之任使遠迹聞之知朝廷之命必行成既情得靡然退聽陝西進馬上擇其一良

者獨賜公且詔應恩數並依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詔恭請
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叅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
事公為真政殿學士同之從衛以行邴辭疾則又命公權
知而劉珏為貳賜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褒嘉之
辭許綴宰執班奏事寓治都堂公從衛至洪劉光世統大
軍為屏翰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洪乃退保處州殿中侍御
史張延壽不知曲折極口詆公於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
宮延壽言之不已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未期年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夫依前宮祠紹興
二年九月某甲子薨於江西春秋四十有八元室常氏贈

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咸寧郡夫人次室朱氏尚書右
丞諤之女封咸寧郡夫人一子曰珙某官二女為某官管
鎮某官梁興祖之妻孫男女六人有文集二十卷翰墨業
記五卷韶武遺音三卷紹興二年四月某甲子珙奉公葬
平江吳縣至德鄉華山紹興八年三月追復龍圖閣學士
藻與公同為建炎元年中書舍人者也聞公立朝訐謨獻
替之餘莫詳於藻謹擇其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自古明威繇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賢哉
鄭公封章敢言日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至誠愛君
夫孰與同公興其後獨紹乃風造膝袞袞略無隱衷言聽

諫行帝旌匪躬遂參兵柄頗牧禁中折衝銷萌應變不窮
國以興起宛如鎬豐上方疇咨分陝忽東天胡中奪年未
及翁邦國殄瘁籌帷一空應期而來神復返崧琢詞于旣
用赫厥終

浮溪文粹卷之十一

